

大公報社評

以抗戰精神維護國家安全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了「五個必須」和「五個絕不答應」。當中指出，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有關講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既有歷史意義，更具現實意義，對於香港維護國家安全遏制反華勢力，同樣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有力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定了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意志。抗戰勝利75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在前進的道路上，面臨各種各樣的風險挑戰。習近平指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必須堅持鬥爭精神

、必須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國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處理國際爭端，堅決反對打着所謂「民主」、「自由」的幌子肆意干涉別國內政。習近平的講話高瞻遠矚，立意深遠，對香港人來說，感受尤為深刻。美國對中國的迅猛發展深為焦慮，全力圍堵中國，香港也被當成一張牌，這就是去年「修例風波」演變成黑暴的國際大背景。黎智英等亂港頭面人物勾連外力，公開叫囂「為美國而戰」；黑暴期間一再有人揮美國旗、唱美國歌，足證美國干預香港事務之深；戴耀廷更公開提出「真攪炒十步」，為配合美國反華戰略不惜毀掉七百萬五十萬香港人的家園。回歸以來，香港政治風波不斷，而黑暴堪稱對「一國兩制」的最嚴峻挑戰。

面對亂港勢力對底線的再三挑釁，中央寸步不讓，決定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有關法案六月底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反對派政客不是宣布退隱

，就是潛逃海外，留在香港的也是惶惶不可終日，一度猖狂的黑暴漸漸平靜下來。在這場鬥爭中，反對派一度以為只要抱住美國大腿、搞「國際聯線」就可以迫使中央讓步，但隨着國安委、國安公署、警方國安處等一系列機構的成立，以及黎智英等人涉國安法被捕，反對派的圖謀已臨破產邊緣，香港迎來撥亂反正、重回正軌的寶貴機遇。

但可以肯定的是，攪炒派決不會甘心失敗，在香港維持國家安全的鬥爭將繼續及深入。這是一場持久戰，關乎國家利益、民族大義及香港前途，涉及大是大非，香港人別無選擇必須堅決鬥爭，堅定地與中央站在一起，與十四億同胞同呼吸、共命運。

「一國兩制」的前景是光明的，儘管道路上會遇到各種挑戰，但香港有國安法保護，有中央作堅定靠山，有偉大抗戰精神鼓舞，不管困難多大，也不管挑戰來自敵對勢力還是疫情，最終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井水集

生命健康無法用金錢衡量

因應部分檢測中心連日來運作繁忙，預約名額爆滿，有的地方排隊檢測要等一小時之久，特區政府決定將普檢延長四日至下周五，以期擴大檢測量，找出更多隱形患者。有人認為，普檢找出的陽性隱形患者有限，每宗個案成本達百萬元，成本效益低。其實，萬物皆有價，唯人的健康生命無價，用價錢高低來評估普檢並不合適。試問，一條命值多少錢？

目前全球除了少數太平洋島國，基本上都有疫情，而疫情往往最初都是由一宗個案引起，然後交叉感染，迅速擴散一發不可收拾。就本港而言，迄今已爆發多個群組，每個群組都是由一個源頭引起，有的群組可以感染數十人。因此，找出一個隱形患者，等於消除了一個群組爆發的隱患，其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之大，實在難以估量。

隱形患者是一個都嫌多，何況現在已找出多宗個案。正如有傳染病專家指出，不要太看重找出多少個案，

「因為為少少個案就可令整體防疫失敗。」而普檢的結果，對邊境及防疫措施是否放寬也有影響。

香港爆發疫情已長逾半年，百業蕭條，經濟萎縮，失業率急增，相對疫情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今次普及社區檢測的成本其實不值一提。特區政府僅前兩輪抗疫基金就高達三千億元，普檢成本連其零頭都算不上。更何況，今次普檢的成本並非全由香港支付，相當一部分由中央分擔。

說起來，香港疫情本在六月份已經大致受控，連續逾二十天沒有本地爆發個案，粵港澳三地商談憑健康碼出境也已經談得七七八八。原以為好事近，不料反對派先搞七一「非法」遊行，繼而組織「非法」初選，導致疫情第三波大爆發，感染及死亡人數急升，迨至昨日新增確診仍達三位數，可見反對派才是疫情沒完沒了的罪魁禍首，一定要算經濟賬，就應該找他們去埋單！

龍眠山

香港是地方政治體制 權力來自中央  
專家：反對派鼓吹「三權分立」意在反中

反對派不斷藉「三權分立」的議題進行政治炒作，有權威人士指出，香港是地方性政治體制，在三權關係之外，還有縱向關係，即行政長官須對中央負責，所以即便是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也沒有「三權分立」。亦有專家學者指出，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在「三權」之外，還存在中央權力，不可能適用「三權分立」這種通常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形態上的政治體制，反對派鼓吹「三權分立」的根本目的在於否定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

正本清源

大公報記者 文軒

梁振英：地方政府無「三權分立」

原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直指，反對派炒作「三權分立」議題，企圖從內部分裂中解困。他表示，有些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外國的政治體制概念硬塞入香港的政體，把香港演繹成「政治實體」和「主權國家」。他反問炒作「三權分立」的人：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有「三權分立」嗎？特區政府有完整的權力體系嗎？答案是沒有，「因為凡是地方政府上面都有更多更大的權力機關，香港特區上面就有中央政府和人大。」他強調，中央政府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人大可以解釋和修改基本法，在這安排下，香港不可能有「三權分立」。

譚惠珠：「行政主導」非「立法主導」

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指出，根據基本法第43條，行政長官領導特別行政區，也領導特區政府和政治體制中的政府架構或政府機關，立法會及法院都存在於政治體制中。基本法授予特區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的司法權、審判權和終審權，這便是特別行政區的設計架構，也就是「行政長官負責制」，而非「三權分立」。「中央的問責對象是行政長官，而不會直接問責立法會或是法院。」

譚惠珠進一步表示，基本法中訂明，有關政策、法律、財政方面，所有的提案都是由政府行政方面提出。議員的個人提案，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除非行政長

官同意，也不可以提政府政策方面的提案。而議員的私人提案需分組審議，在功能組別和直接選舉兩個小組都要過半數才能通過，反而政府提案只需簡單多數通過。凡此種種，都體現「行政主導」，而非「立法主導」。

劉兆佳：行政長官具雙重角色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直言，香港並非獨立國家，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地位上，行政長官不僅是行政機關的首長，更是特區首長，具有雙重角色，而立法及司法機關並無此雙重身份；在權力上，行政長官不僅有行政的權力，還有人事任命和財政的權力，具體表現在有權任免各級法院法官及制定法案、財政預算案等。最重要的是，特首需對中央負責，中央通過特首來貫徹對港政策，特首亦有權責確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全面準確實施，這意味着特首有權責在必要的時候，糾正立法及司法機關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理解上出現的偏差或誤解，以及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決定，譬如可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

吳亮星：中央擁有全面管治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直言，基本法清楚寫明，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的職權範圍，三個機關在具體操作中，互相牽制、互相協助，但必須承認權力來自於中央授權，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他批評反對派鼓吹「三權分立」，目的就是企圖否定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認為這是對「一國兩制」的破壞。

專家駁斥反對派謬論

謬論

香港大律師公會：基本法中清晰訂明和界定三權分立

真相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根據基本法第43條，行政長官領導特別行政區，也領導特區政府和政治體制中的政府架構或政府機關，立法會及法院都存在於政治體制中，這是「行政長官負責制」，而非「三權分立」。

謬論

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三權分立是指一個制度之間的權力分布，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包括特首須向中央政府負責、本港憲制並非分權等，都與三權分立無關。

真相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西方國家的地方政府有「三權分立」嗎？特區政府有完整的權力體系嗎？中央政府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人大可以解釋和修改基本法，在這安排下，香港不可能有「三權分立」。

謬論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否認「三權分立」等於不尊重本港的司法

真相

原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享有司法獨立，意指司法機關行使審判權時不受任何干預。但司法機關也是「大政府」的一部分，行政、立法機關也都屬於「大政府」。

大公報記者整理



▼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權力來源於中央授權

司法獨立絕非「司法獨大」

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各級法院的法官由行政長官考慮由法官和法律界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意見來任命，行政長官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但任何人不能干涉獨立審判，政府接受法庭判決，可提出上訴，但終審法院作出的判決政府一般都會尊重。在極個別的情況下，

假如案件中對關鍵的條文有解釋，而有關的條文涉及到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或中央事權時，特區政府或可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

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原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指出，香港享有司法獨立，意指司法機關行使審判權時不受任何干預。行政長官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提名委任法官，法官在試用期後實行終身制，不會因為其裁決而被免職，因此能夠無畏無懼

無私地判案。但司法機關也是「大政府」的一部分，行政、立法機關也都屬於「大政府」。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反對派爭論「三權分立」是否存在時，主要是突顯司法獨立、法院有獨立審判權，認為法官判案不能受中央干預，甚至批評人大釋法。他指出，在基本法制度下，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如法官曲解基本法，中央亦可出手糾正。



▲在基本法制度下，法官由行政長官任命，如法官曲解基本法，中央可出手糾正。圖為終審法院